



王摩詰集卷第七

表狀

賀古樂器表

臣維言伏見今月七日中書門下勅牒道士申
太芝奏稱伏奉恩旨令臣徃名山修功德去載
六月二十日於南海葛洪居處至誠祈請中夜
恍惚見一老人云是茅山羅浮神人常於七曜
洞來徃昔曾九疑山於桂陽石室中藏天樂一
部歲月久遠變爲五野猪彼郡百姓捉獲汝可
徃取獻皇帝每祈祭但依方安置奏之即五音

自和天仙百神應聲降福所求必遂壽命延長
臣奉神言即往桂陽尋問百姓云天寶二載村
人常見有五野猪逐之便走入石室就裏尋覓
化爲石物五枚衆共驚異臣取以扣之音律相
和與神人言不異今將奉進者臣聞陰陽不測
之謂神變化無方之謂聖唯神與聖感而遂通
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居皇
建之極中得混成之大道奉先天之聖祖玄化
協於無爲育率土之群生至仁侔於陰騭然猶
精意不倦聖祀逾崇遍禮群仙思祐九服故得

龐眉皓髮遙同入昴之人真訣玄言來告馭風
之客棲身七曜以俟唐堯藏樂九疑不傳虞舜
畱茲石室思獻玉墀憑野豕以呈形表洞仙之
屬意且神物思變古亦有之龍躍平津實爲寶
劍鳧飛葉縣空餘素履噐非上品人纔下仙猶
能精誠聿修神變浚若况殊庭致貺天老効祥
願授至尊以享上帝亦既考擊動諧律呂韶濩
慙其九奏雲咸失其八音翠鳳入於洞蕭殊非
雅韻朱鷺傳於鼗鼓敢比仙聲天地同和神祇
降福無窮之壽永撫寶圖無疆之休以康庶績

實由至德斯感大道玄通神人親告於休徵靈
仙不秘其空樂稽之古昔實未見聞臣等限以
留司不獲隨例抃舞不任踴躍喜慶之至

賀玄元皇帝見真容表

臣維言伏見中書門下奏上黨郡奏啓聖祖大
道玄元皇帝玉石真容主上聖容今月十五日
三元齊開光明其日戌後道士陳希玉等十三
人同朝禮見殿內有光非常照耀及開殿門其
光彌盛滿堂如晝久之方散其時檢校官及押
官等皆共瞻覩者臣聞仙祖行化真氣臨關聖

人降生祥光滿室固知仙聖必有景光伏惟開
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大道爲
心上元同體挾風雲之質敬想猶龍寫日月之
儀欽承大象仍廻舊邸以奉清都真容聖容旣
明四日照殿照室忽類三光藥宮自明初謂上
天無夜桂殿如晝還疑就日而朝琪樹韜華瑤
池奪映寶由陛下弘敷本際大啓玄宗明君潤
色於真源聖祖和光於帝載表文明之社御六
合以清知臨照之無疆億載多慶臣等限以留
司不獲隨例抃舞無任踴躍喜慶之至

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臣維等言伏奉中書門下牒伏見絳郡太平縣百姓王英杞狀稱去載七月於萬春鄉界頻見聖祖空中有言曰我以神兵助取石堡城當時具經郡縣陳說並有文狀申奏訖今載正月又於舊處再見云我昔於梓州威洞造一龕尊像在獨坐山東北公成山左側年代已遠其處傾陷像在土中可報吾孫令人往取斯乃蒼生之福國祚無疆者近奉進止差直省往彼求覓昨見梓潼郡奏稱去年某月二十六日郡縣官吏

并道士父老百姓等一千餘人與直省李萬德依此尋求其日諸山盡皆晴朗惟公成山上雲霧暗合遍尋不知所在遂結壇齋戒祈請經宿至二十七日辰時有五色雲見於霧合之處遂即分人子細尋覓乃見山半腹有少土傾處其上竹樹非常蒙密并見一石角出土一寸便穿掘深三尺已來乃是一石龕龕中有尊像一左右真人六并師子崑崙各二遂以水洗沃儀相儼然事實吐符並如真誥其石龕重大非人力所能運轉今於龕上造屋宇便差精誠道士三

人專修香火供養謹畫圖奉進者臣聞玄德升
聞與至降監必錫靈貺彰厥有成不秘祥符昭
其克享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
帝陛下以道理國以竒用兵先天而法自然終
日不離輜重故得仙君居九霄之上屢降中州
聖祖在千古之前還臨後葉視之不見者今見
聽之不聞者今聞仍勅神兵以助王旅天下力
士潛結鸛鵝星劔雲旗暗充貔虎遂殲逆命之
虜果屠難拔之城加以言必有徵德無不報指
尊像之所在爲寶祚之休徵周流六虛言於晉

而驗於蜀混成一氣出於有而入於無未達齋
心初迷三里之霧旣符真氣我成五色之雲山
腹洞開仙容儼若萬物今覩千劫未逢昔河啓
籙圖山輸玄女尚謂得天之助藏爲受命之符
况真誥人聞聖容神造照臨下土不住大羅之
天保佑群生爰啓小有之洞實感明主縮地而
來豈比漢時乘空而去元后欽崇之福遠至邇
安聖祖昭報之心天長地久臣等限以留司不
獲隨例抃舞不勝踴躍喜慶之至

爲崔常侍謝賜物表

臣某言摠管關敬之至奉九月十五日勅吐蕃贊普公主信物金胡瓶等十一事伏蒙恩旨特以賜臣捧戴慚惶以抃以躍臣幸居無事待罪西門恭守嘉謨欽承成憲王師不戰無汗馬之勞堯屋可封何理人之有實無異効特降殊恩竊用勤以忘家志不顧命分膏草野以報萬一無任感戴戰越之至

謝除太子中允表

臣維稽首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太子中允詔出宸衷恩過望表捧戴惶懼不知所裁臣聞食

君之祿死君之難當逆胡干紀上皇出宮臣進不得從行退不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伏惟元天文武至聖皇帝陛下孝德動天聖功冠古復宗社於墜地救塗炭於橫流少康不及君親光武出於支庶今上皇返正陛下御乾歷數前王曾無比德萬靈抃躍六合歡康仍開祝網之恩免臣釁鼓之戮投書削罪端衽立朝穢汗殘骸死滅餘氣伏謁明主豈不自媿於心仰廁群臣亦復何施其面跼天內省無地自容且政化之源刑賞爲急陷身凶虜尚沐官榮陳力興

王將何寵異况臣夙有誠願伏願陛下中興逆賊殄滅臣即出家修道極其精勤庶禪萬一頃者身方待罪國未書刑若慕龍象之儔是避魑魅之地所以鉗口不敢萌心今聖澤含弘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祿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報恩自寬不死之痛謹詣銀臺門冒死陳請以聞無任惶恐戰越之至

謝集賢學士表

朝議大夫試太子中允臣維稽首言伏奉今月十八日勅令臣充集賢殿學士擢及無能思加

非望抃躍慙懼不知所裁且謂之集賢非賢莫集固當宣其五德列在四科逖聽衆推方紆聖鑒臣抽毫作賦非古詩之流挾策讀書無專經之業伏惟陛下文思超前哲之后書契踰畫卦之君龜圖不能比其詞龍甲不足究其義聞相如在蜀畏不同時徵枚乘於齊惜其已老急賢之旨欲賜追鋒如臣不才豈宜濫吹將何以編次漆簡刊定石經東堂賦詩將招不成之罰北面待詔必無善對之才以榮爲憂席寵知懼無任感恩踴躍戰越之至謹請延英門陳謝以聞

爲畫人謝賜表

臣某言臣猥以賤伎得備衆工誤點屏風乏成繩之巧偶持團扇無事持之能徒以職官不敢貳事顧惟時論有慚三絕伏惟皇帝陛下撥亂反正受命中興俯協龜圖傍觀烏迹卦因於畫畫始生書知微知彰惟聖體聖臣奉詔旨令寫功臣運偶鳳翔之初無非鷹揚之士燕領猿臂裂眚奮髯髮衝鶡冠力舉龍鼎骨風猛毅眸子分明皆就筆端別生身外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妍蚩無枉敢顧黃金取捨

惟精時憑白粉且如日磬下泣知其孝思于禁懷慚媿此忠節乃無聲之箴頌亦何賤於丹青宣父之似皋繇元子之類越石不待或人之說無煩故妓之言此又一竒誠爲可尚臣得舐筆麟閣繼踵虎頭頻蒙獎教之恩益用精誠自勵勤以補拙雖未仙飛感而遂通實因聖訓况賜衣服累問官資中使相望屢加宣慰微臣戰灼無荅恩私之至

爲曹將軍謝寫真表

臣某言天幸微臣身逢大聖得爲列卒以備戎

行於臣一生已爲萬足况建旗爲將裂組受官
蒙推食之恩辱賜衣之寵匹夫之勇雖不顧身
長策無聞未能畫敵仰慚介冑俯媿橐鞬加以
弓不重於六鈞箭不穿於七札詎中雀目誠慙
援臂以劉琨而恨小非關羽之絕倫何以廁跡
虎臣儀刑麟閣伏惟皇帝陛下昭格天地懸超
七十二家微臣託附風雲不如二十八將而蒙
垂聖旨特命圖工畫植戟之黃鬚圖石稜之紫
色才如過隙顧侯已得其神不待臨淄鄒子自
知其醜豈可藏之祕府以示後人將謂飛龍之

時無俟貌貅之士寵過其効力不稱恩願死藝
於伏弋誓殺身於鳴轂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謝御書集賢院額表

臣維言伏奉某今日某日聖札題集賢殿御書院
額捧戴抃舞不知所裁竊以先聖微言前王令
典所以典行禮義訓正人倫顧逆胡兗頑不識
經籍恣行毀裂有甚焚燒伏惟陛下御極統天
功成理定愍其墜簡旁搜古壁發求書之使置
寫書之官於是九流百家韋編緗帙爛然虎觀
盛彼鴻都加以親重儒門將爲教首俯題金榜

自運銀鈎龍鳳翔於烟雲日月照於天地曾無
以諭誰敢強名况乎方丈之書七分入木仲將
虛爲白首羲之枉在墨池將使率土之人知陛
下寵茲書府普天之下敷陛下敦彼儒風政化
之源實始於此臣忝編次漆簡刊校石經載光
載輝誠歡誠喜

爲幹和尚進注仁王經表

沙門惠幹言法離言說了言說即解脫者終日
可言法無名相知名相即真如者何嘗壞相實
際以無際可示無生以不生相傳非夫自得性

空密印心地見聞自在宗說皆通者何以證玉
毫之光辨金口之義伏惟乾元光天皇帝陛下
高登十地降撫九天弘濟群生濡蓮花之足示
行世法屈金粟之身心淨超禪頂法懸解廣釋
門之六度包儒行之五常老僧空空復何語語
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淺智勝疑冰之虫微戒
愈溺泥之象以自覺離念注先聖微言如人何
足盡思食木偶然成字豈堪上塵慧眼仰稱聖
心有命自天藏拙無地伏以集解仁王般若經
十卷謹隨表奉進無任慙惶然本注經先發大

願釋第一義開不二門與四十九僧離一百八
句六時禪誦三載懇祈俾廓妖氛得瞻慧日三
千世界悉奉仁王五千善神常衛樂土今果盪
定無量安寧緇服蒼生不勝慶躍

爲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日制除臣某官拜命若驚稽
首無地臣聞洪波退流必盪其溷穢慶雲所潤
不遺於荆棘伏惟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馨
香之德格於天地故指旗而黑褻旋靜揮戈而
白日再中豈臣蟲臂鼠肝所能談天述聖臣之

本末強欲自陳擢髮數罪臣戮餘也剖心自明
天知之矣臣素書生少爲文吏折衝禦侮幾何
不亡奉法守文一日之長當賊逼溫洛兵接河
潼拜臣陝州催臣上道驅馬才至長圍已合未
暇施力旋復陷城戟枝刺頭刀環築口身關木
索縛就虎狼臣實驚狂自恨駑怯脫身雖則無
計自亦有何不可而折節兇頑偷生廁溷縱齒
盤水之劔未消臣惡空題墓門之石豈解臣悲
今於抱釁之中寄以分憂之重且天兵討賊曾
無汗馬之勞天命興王得返屠羊之肆免其釁

鼓之戮仍開祝網之恩臣縱粉骨糜軀不報萬分之一况褰帷露冕是去歲之縲囚洗垢滌瑕爲聖朝之岳牧臣欲殺身滅媿刎首謝恩生無益於一毛死何異於腐鼠謹當閉閣以思政酌泉以勵心親畢力於平人無煩八部誓不負於明主非畏四知用釋愆誅敢求課最

爲舜閣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

沙門僧某等言伏蒙聖札題二大師塔額及度僧抽僧等並畢伏喜天心俯從人欲恩光至重

抃舞難勝臣聞聖者正也住正法者爲聖入佛者覺也得覺滿者入佛慧伏惟先天皇帝陛下登滿足地超究竟天入三解脱門過九次第定見聞自在不住無爲理事皆如終非有漏復皇國而御宇尊白法以教人百穀順成六氣時若不加兵而賊破不擾物以人和緇侶勝緣蒼生厚幸昨蒙書額度僧等龍騰金榜鳳轉銀鈎河漢昭回煙雲飛動韋誕耻其遺法梁鵠慙爲古人降出天門升於寶塔玉繩綴於重級珠斗挂於露盤以方宸翰實多慚德又宿修梵行願在

法流者覆以慙媿之衣落其煩惱之髮異成寶
器仁王爲琢玉之因廣運佛心聖主受恒沙之
祐沙門等叨承禪訓幸偶昌期御札賜書足報
本師之德梵筵邀福願酬大聖之恩不勝戴荷
之至

門下起赦書表

伏奉制書如右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奉天之時
以行春令體元作則惟聖裁成伏惟乾元大聖
皇帝陛下道凝庶績功深廣運極孝敬于至誠
致雍和於允穆狹其祝網陋彼畫衣寧失不經

况乎輕繫大赦戮餘之罪益寬流宥之典人謂
無寃何如捨而不問殺而有禮豈若至於無刑
加以親減庶羞無祭肺之膳下除冗食贍糊口
之人買犢設藏彼無歸之骨歲取畝收本乎
盡徹之稅巨猾止於一惡貧人免於十失思折
券者寬其暴征嘗書勲者賞其宿負道德齊禮
成其有恥之心悔咎思愆開其自新之路道之
一變將使比屋可封守在四夷庶夫外戶不閉
風俗忠厚禮讓興行六府孔修萬代永賴臣等
忝居門下不任鳧藻抃躍之至

責躬薦弟表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
其能幾何久竊天官每慙尸素頃又沒於逆賊
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愚弱
託病被囚不賜疵瑕累遷省閣昭失罪累免負
惡名在於微臣百生萬足昔在賊地泣血自思
一日得見聖朝即願出家修道及奉明主伏戀
仁恩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尚忝簪裾
始願屢違私心自咎臣又聞用不才之士才臣
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有國大體爲政本

宋本無又
字

源非敢議論他人竊以兄弟自比臣弟蜀州刺
史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
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縉
前後歷任所在著聲臣忝職甚多曾無俾益臣
政不如弟二也臣頃負累繫在三司縉上表祈
哀請代臣罪臣之於縉一無憂憐臣義不如弟
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科衆推才名素在臣上
小言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弟四也縉言不
忤物行不上人植性謙和執心平直臣無度量
實自空踈臣德不如弟五也臣之五短弟之五

長加以有功又能爲政顧臣謬官華省而弟遠
守方州外媿妨賢內慙比義痛心疾首以日爲
年臣又逼近懸車朝暮入地間然孤獨迥無子
孫弟之與臣更相爲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別恐
隔黃泉儻得同居相視而沒泯滅之際魂魄有
依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賜弟散職令在朝
廷臣當苦行齋心弟自竭誠盡節並願肝腦塗
地隕越爲期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馬之意何
足動天不勝私情懇迫之至

請施莊爲寺表

臣維稽首臣聞罔極之恩豈有能報終天不返
何堪永思然要欲強有所爲自寬其痛釋教有
崇樹功德弘濟幽冥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
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
樂住山林志求寂靜臣遂於藍田縣營山居一
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並是亡親宴坐之餘經
行之所臣往丁凶釁當即發心願爲伽藍永劫
追福比雖未敢陳請終日常積懃誠又屬元聖
中興群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備周行無以謝生
將何荅施願獻如天之壽長爲率土之君惟佛

之力可憑施寺之心轉切効微塵於天地固先國而後家敢以烏鼠私情冒觸天聽伏乞施此莊爲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聖恩下訓慈愛無任懇款之至

爲僧等請上佛殿梁表

僧某言天地之大未滿法身紺殿朱宮豈云光宅陛下尊崇像教大捨財白法利人黃金布地不役一人之力不費一家之產崇崇寶坊雲構將畢所營某寺以某月日上佛殿梁伏望天恩

內賜一傘庶使大千世界悉入蓋中六合人天共歸宇下然後以無碍慧大化群物將使四生皆度豈唯比屋可封則中天之臺才留幻士畫雲之觀徒候神人以古况今前王何陋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請以聞

奉勅詳帝皇龜鏡圖狀帝皇龜鏡圖兩卷令簡擇訖進狀

右某官宣口勅語看可否者臣愚何足以知謹與某等議竊以名爲帝皇圖者蓋龜可以卜也鏡可以照也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惡以卜後代

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惡以照後代可以知盛衰興亡故其行事似堯舜者必盛似湯武者必興似秦皇漢武者必衰似夏桀殷紂者必滅如卜之必知如照之必見故謂之龜鏡圖伏如所示之圖謂之自古帝皇圖即可矣謂之龜鏡圖伏恐稍乖名實又多不出於正經或取諸子之說又取曹植飛龍篇擊虞庖犧讚等是一時文章之語非正經本傳之事至如堯之茅茨不翦土階三尺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舜之逐竄四凶舉十六族臣歌九德君撫五弦等善事夏桀之瑤

臺瑯室殷紂之肉林酒池等惡事蓋畫如此之類乃成龜鏡之圖至於伏羲生時伏羲之墓女媧腸化搏土爲人如此之流豈爲龜鏡若記帝皇之事摠載無妨若爲龜鏡之圖恐須簡擇又論元氣已後其圖似重太初與太始無殊有形與有質不異易云乾元亨利貞即未有物者乾之始也乾者元之體也元者乾之用也上猶道家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近佛經八識是清淨無所有第八識即含藏一切種子第六識即分別成五陰十八界此圖從元氣

已下名目稍多臣識用愚淺不知忌諱敢率鄙見無任戰越伏惟聖心裁擇謹狀

請廻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右臣比見道路之上凍餒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溝壑陛下聖慈憐愍煇公粥施之頃年已來多有全濟至仁之德感動上天故得年穀頗登逆賊皆滅報施之應福祐昭然臣前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兩任職田並合交納近奉恩勅不許併請望將一司職田廻與施粥之所於國家不減數粒在窮窘或得再生庶以上福聖躬永弘寶

祚仍望令劉晏分付所由訖具數奏聞如聖恩允許請降墨勅

兵部起請露布文

天地之心無不覆載鳥鼠之性自私巢穴國家非徒疆理其地臣妾其人思欲一車書混聲教變毒螫之俗爲禮義之鄉伏惟皇帝陛下大道先天至德冠古武功則我有七德文教則舞于兩階億兆廣堯封之時郡縣加禹服之外而犬戎小醜蝸角偷安動搖遠邊遮漢使之路脅從小國絕蕃臣之禮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等虔奉

聖策肅將天誅因識之且憎尋勃律之舊好暨
諸胡國悉會王師萬里風馳六軍電掃氈裘之
長思嚮風以無階毳幙之人惟塗地而可獲遂
通重譯罔不來庭實賴聖謀曷惟帝力無攻不
克百蠻皆歸禮於計中無遠不賓萬方若在於宇
下臣等不勝喜慶之至

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

右臣之兄弟皆迫桑榆每至一別恐難再見匪
躬之節誠不顧家臨老之年實悲遠道陛下均
平布政中外逋遷尚錄前勞仍收舊齒使備顧

問載珥貂蟬超侍玉墀從容瑣闥不材之木跼
萼聯芳斷行之鴈飛鳴接翼自天之命特出宸
衷塗地之心難酬聖造不勝戴荷踴躍之至

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議大夫守尚書

右丞臣王維狀進荅詔

勅幸求獻替久擇勲賢具寮咸推令弟有裕旣
膺贊相之任俯觀規諫之能建禮朝昇鴈行並
列承明晚下鴈序同歸乃眷家肥無忘國命所
謝知

王摩詰集卷第七

王摩詰集卷第八

書序記讚文

與工部李侍郎書

一昨出後伏承令從官將軍車騎至陋巷見命
恨不得隨使者詣舍下謁才非張載枉傳玄以
車相迎德謝侯生辱信陵虛左見待古人有此
今也未聞所以竦踊惕息通夕不寐維自結髮
即枉眷顧侍郎素風維知之矣宿昔貴公子常
不交布衣盡禮髦士絕甘分少致醴以飯汲汲
於當世之士常如不及故夙著問望爲孟嘗平

宋本無車
字誤

原之儔及乎晚歲時危益見臣節草莽之中乘
輿播越列郡或弃車走林畏賊顧望貢獻不至
莫有闔心侍郎慨然枕戈泣血奮不顧命捍衛
聖主楊奉之以兵奉迎蕭何之運糧致饋曹洪
之以良馬濟趙襄之以壺飧從收合亡騎繕治
兵甲喻以大義慰而勉之然後以劔率卒執戈
前驅決旬之間六軍響振以成興復之業豈非
侍郎忠節蓋世義貫白日垂名竹帛爲一代宗
臣誠可愛也或曰宗子與國同休不得不爾也
夫仁弱自愛者且奔竄伏匿偷延晷刻窮蹙既

宋本脫下
不字

至即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安能決命爭首慷
慨大節死生以之乎而能不邀寵於上不干功
于下不怠邦政不受私謁時與風流儒雅之士
置酒高會吟詠先王遺風儵然有東山之志善
矣維雖老賤沈跡無狀豈不知有忠義之士乎
亦常延頸企踵嚮風慕義無窮也然不敢自列
於下執事者以爲賤貴有倫等威有序以閑人
特不急之務朝夕倚門窺戶抑亦侍郎之所惡

曹公命吳質

書或是車
字

見遺思曹公命吳質將何以塞知已
之旨南唐顧之恩內省空虛流汗而已輒先持

原之儔及乎晚歲時危益見臣節草莽之中乘
輿播越列郡或弃車走林畏賊顧望貢獻不至
莫有闔心侍郎慨然枕戈泣血奮不顧命捍衛
聖主楊奉之以兵奉迎蕭何之運糧致饋曹洪
之以良馬濟趙襄之以壺飧從收合亡騎繕治
兵甲喻以大義慰而勉之然後以劔率卒執戈
前驅決旬之間六軍響振以成興復之業豈非
侍郎忠節蓋世義貫白日垂名竹帛爲一代宗
臣誠可愛也或曰宗子與國同休不得不爾也
夫仁弱自愛者且奔竄伏匿偷延晷刻窮蹙旣

宋本脫下
不字

至即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安能決命爭首慷
慨大節死生以之乎而能不邀寵於上不干功
于下不怠邦政不受私謁時與風流儒雅之士
置酒高會吟詠先王遺風翛然有東山之志善
矣維雖老賤沈跡無狀豈不知有忠義之士乎
亦常延頸企踵嚮風慕義無窮也然不敢自列
於下執事者以爲賤貴有倫等威有序以閑人
特不急之務朝夕倚門窺戶抑亦侍郎之所惡
也而猥不見遺思曹公命吳質將何以塞知己
之望報厚顧之恩內省空虛流汗而已輒先持

狀候涼時即躬詣門下奉謝王維頓首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維
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山僧飯
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
淪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
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鐘相聞此時獨坐
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及遙臨清流
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
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

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
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馭黃蘗人往不
二山中人王維白

與魏居士書

足下太師之後世有明德宜其四代五公克復
舊業而伯仲諸昆頃或早世唯有壽光復遭播
越幼生弱姪貌然諸孤布衣徒步降在阜隸足
下不忍其親杖策入關降志屈體託於所知身
不衣帛而於六親孝慈終日一飯而以百口爲
累攻苦食淡流汗霰霰爲之驅馳僕見足下裂

裳毀冕二十餘年山棲谷飲高居深視造次不
違於仁舉止必由於道高世之德欲蓋而彰又
屬聖主搜揚仄陋束帛加璧被於岩穴相國急
賢以副旁求朝聞夕拜片善一能垂章拖組况
足下崇德茂緒清節冠世風高於黔婁善卷行
獨於石門荷蓀朝廷所以超拜右史思其入踐
赤墀執牘珥筆羽儀當朝爲天子文明且又祿
及其室養昆弟免於負薪樵蘇晚囊柴門閉於
積雪藜牀穿而未起若有稱職上有致君之盛
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顧影踞步行歌采薇是懷

寶迷邦愛身賤物也豈謂足下利鍾釜之祿榮
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雖高門甲
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
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
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
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
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古之高
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
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
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

豈入道者之門歟降及嵇康亦云頓纓狂顧逾
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兔受維繫有
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
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
不遍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邪此又足下之
所知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
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
而多慙也當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
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
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
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
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此近於不易願足下思不可之旨以種類俱
生無行作以爲大依無守嘿以爲絕塵以不動
爲出世也僕年且六十足力不強上不能原本
理體裨補國朝下不能殖貨聚穀博施窮窘偷
祿苟活誠罪人也然才不出衆德在人下存亡
去就如九牛一毛耳實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
分謗於高賢也畧陳起予惟審圖之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氏逍遙

谷讌集序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
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
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霽故可尚
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
爲陽春時則有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稷山
公右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
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
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

天工者坐而論道典邦教者官司其方相與察
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
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
合讌樂考擊鐘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
駟六駟画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詰夫逍遙焉神
皋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謂之美竹魯之嘉
樹雲出其棟水源於室灞陵下連平萊地新豐
半入於冢林館層巔檻側陋師古節儉惟新丹
堊岩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卉木後春勾芒
不能一其令花逕窈窕蘅臯超忽漣漪駘御延

佇於叢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
人獻鮮樽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
以爲飾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
姬始穀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
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汜群山夕嵐猶有濯
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
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
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弟兄元愷合是四美
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賢楚傳常詣
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

豈曰能賢云云

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

心舍於有無眼界於色空皆幻也離亦幻也至
今者不捨幻而過於色空有無之際故目可塵
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嘗物物方酌
我於無垠之域亦已殆矣上人順強陽之動與
勞侶而作在雙樹之道場以衆花爲佛事天上
海外異卉竒藥齊諧未識伯益未知者地始載
於茲人始聞於我瓊蕤滋蔓侵迴階而欲上寶
庭盡蕪當露井而不合群豔耀日衆香同風開

敷次第連九冬之月種類若干多四天所雨至
用楊枝已開貝葉高閣聞鐘升堂覲佛右繞七
匝卻坐一面則流芳忽起雜英亂飛焚香不俟
於旃檀散花奚取於優鉢漆園傲吏著書以稊
稗爲言蓮座大仙說法開藥草之品道無不在
物何足忘故歌之詠之者吾愈見其嘿也

送朝監還日本國序

舜覲群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
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
之玉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

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苦垂爲
東道之標戴勝爲西門之候豈甘心於邛杖非
徵貢於苞茅亦由呼韓來朝舍於蒲陶之館卑
彌遣使報以蛟龍云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
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况乎戴
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爲大服聖
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
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
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
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

廢關弛禁止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
民雜居住來如市朝司馬結髮遊
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
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
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
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
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
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
還卿莊烏旣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
終去於是地首北闕裏足東轅篋命
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
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噐於
異姓之國琅邪臺上迴望龍門碣石

西河
嘗作
西

館前夏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鷓首乘
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齊鬱烏山如萍沃白日
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
蜃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
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
兩國之印恢我玉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
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子其
行乎余贈言者

送高判官從軍赴西河序

今上合大道以撫荒外振長策以馭宇內放左

言返踵穿冑沸唇膺騰白波驟輸碧砮之貢腹
阻赤坂傳致紫琥之深辯髮名王養馬於下廐
推結去帝獻珠於小臣而犬戎不識蝸角自大
偷安九服之外謂天誅罕及自絕所國之後而
王祭不供天子按劍謀臣切齒思以赤山爲城
青海爲塹盡平其地悉虜其人而上將有哥舒
大夫者名蓋四方身長八尺眼如紫石稜鬢如
蝟毛磔指撝而百蠻不守叱咤而萬人俱廢鬣
鬣奮髯哮吼如虎裂眚大怒磨牙欲吞不待成
師固將身先士卒常思盡敵不以賊遺君父矢

集月窟劍斬天驕蹴崑崙使西倒縛呼韓令北
面豈直趙人祭其東門匈奴不敢南牧而已開
府之日辟書始下以爲踴躍用兵健將之事意
氣跨馬俠少之能蓋欲謀天起予哲士俾我殲
黠虜以無類舉外國如拾遺待夷門而不食置
廣武於上座始得我高子焉高子讀書五車運
籌百勝慷慨謀議折天口之是非指畫山川知
地形之要害嘗著七發曹王慕義每奏一篇漢
文稱善緣情之製獨步當時主人橫挑而有餘
墨客仰攻而不下公卿藉甚遍交歡於五侯孫

吳暗合將建功於萬里徵以露版召見甘泉衣
短後之衣帶櫛具之劔象弧彫服鞭弭橐鞬目
無先零氣射西旅蒼頭宿將持漢節以臨戎白
面書生坐胡牀而破賊然孤烽遠戍黃雲千里
巖城落日而閉鐵騎升山而出胡笳咽於塞下
畫角發於軍中亦可悲也遲子之獻凱雲臺奏
事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列居東第位爲通
侯舊友拜塵羣公書弊祁大夫老矣武安侯問
乎

送李補闕充河西支度營田判官序

漢張右掖以備左袵西遮空道北護居延然犬
戎夜獵於山外匈奴射鵬於塞下歲或有之我
散騎常侍曰王公勇能盡敵禮可用兵讀黃石
書殺白馬將入備顧問載以乘輿副車出命專
征賜以內棧文馬將軍幕府請命介於本朝天
子瑣闥輟諫官以從士補闕李公家世龍詞場
虎步五經在筭一言蔽詩廣屯田之蓄度長府
之美以瞻邊人以弱敵國然後馳檄識匿略地
崑崙使麾下騎刃樓蘭之腹發外國兵繫郅支
之頸五單于遁逃于漠北雜種羗不近于隴上

子之行也不謂是乎拜首漢庭驅傳而出窮塞
砂磧以西極黃河混沌而東注胡風動地朔鴈
成行拔劍登車慷慨而別

送懷州杜叅軍赴京選集序

國自有初以節守西門者得自召吏選客故我
常侍崔公以貳車迎杜侯於杜陵而咨之矣舍
之門下衣儒者之服立於軍中說諸侯之劍猗
元帥之理也行有賁育鐵馬成群而雄戟罕耀
角弓載橐秉王者師不邀竒功樓庭藉甚高冠
長劍拜命雲臺在是行也群公自出轅門驂駢

滿路置酒欲飲高歌自棲寂寥孤城惆愴朔管
飛雪蔽野長河始冰吾子勉之慷慨而別

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少年明經試出補吏學通大義政習前典本之
於德輔之以才大官大邑可也不惟是歟予昔
仕魯蓋嘗之鄆書社萬室帶以魚山濟水旗亭
千隧雜以鄭商周客有鄒人之風以厚俗有汶
陽之田以富農齊紈在笥河魴登俎一都會也
子其不寶貨不耽樂不弄法不慢官無侮老成
人無虐孤與幼上官奏課輶軒以聞則繡衣方

領垂璫珥筆子所得也誰敢有之予病且憊歲
晚彌獨窮巷衡門落日秋草趙服過我且東其
轅促飯中厨子不可以蔬食送車出郭吾不可
以徒行屨以及門拜於宇下猶且抱杖延頸送
之以目城迴樹轉悲其馬嘶云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宴韋司戶南

亭序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
舉無違德孰獻其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
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輔登一級而鄠杜如

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
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旣序親當獸炭膳夫交
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爲放
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
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紲徒
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
奚其嘿也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邠人前京兆右扶風居上谷間與寢園接七月
之什蕩無遺風五陵之豪雜居其地故有黠吏

惡少犯命干紀政寬則以姦病人操急則以事
中吏鄭子爲邑也絃歌之化洋溢四封雷霆之
威燁赫百里下車按捕盡致法焉繡衣不帷風
俗之治苟以文墨抵罪除名爲人削跡于野杜
陵解印時賣故侯之瓜彭澤無官詎有公田之
黍牽衣肘見步雪履穿獲戾由忠是貧非病屬
聖朝龍旂鑿輅登封告成之事畢蒼玉黃琮郊
天祀地之禮備天下無事海內乂安盡登仁壽
之域猶下哀憐之詔萬方有罪與之更新百寮
失職使復其位降邑宰爲典尉從館墨而解褐

龍星始見馬首欲西搢紳先生居多結友諸曹
列署且有同時時工部侍郎蕭公詞幹之宗德
義之府弱年筮仕一命聯官於奉常幾日左遷
六人同罪於外郡羸金盛業克傳承相文儒萬
石高風彌重故人賓客賦詩寵別贈言誠行騎
登棧道館于板屋劔門中斷蜀國滿於二川銅
梁下臨巴江入於萬井黃鸝欲語夏木成陰悲
哉此時相送千里

送從弟惟祥宰海陵序

天子若曰咨爾三事百辟冠賊姦宄震驚朕師

唾

其舉吏二千石至墨綬予將大命於朝以撫方
夏群從曰惟祥舊有令聞克奉成憲往踐乃職
無恫于人獄貨非寶農食滋碩浮于淮泗浩然
天波海潮噴於乾坤江城入於決漭彼有美錦
爾嘗操刀學古入官倚法爲吏上官奏課國將
大選爾勞勉哉行乎唱予和汝

送衡嶽瑗公南歸詩序

衡嶽瑗上人者常學道於五峯蔭松棲雲與狼
虎雜處得無所得矣天寶癸巳歲始遊于長安
手提瓶笠至自萬里宴居吐論緇屬高之初給

事中房公謫居宜春與上人風吐相接因爲道
友伏臘往來房公旣海內盛名上人亦以此增
價秋九月杖錫南返扣門來別秦地草木槭然
已黃蒼梧白雲不日而見涇陽有曹溪學者爲
我謝之

冬筭記

會心者行會行者祥故行藏於密而祥發於外
次人不知不可得也夫孝於人爲和德其應爲

重水開運

南字疑誤或
是開字

也而以陰出斯其効歟重水開地

開水出禮記何疑之有

密雪滔天而綠籜包生不日盈尺公之家執德

其舉吏二千石至墨綬予將大命於朝以撫方
夏群從曰惟祥舊有令聞克奉成憲往踐乃職
無恫于人獄貨非寶農食滋碩浮于淮泗浩然
天波海潮噴於乾坤江城入於泱泱彼有美錦
爾嘗操刀學古入官倚法爲吏上官奏課國將
大選爾勞勉哉行乎唱予和汝

送衡嶽瑗公南歸詩序

衡嶽瑗上人者常學道於五峯陰松棲雲與狼
虎雜處得無所得矣天寶癸巳歲始遊于長安
手提瓶笠至自萬里宴居吐論緇屬高之初給

事中房公謫居宜春與上人風吐相接因爲道
友伏臘往來房公旣海內盛名上人亦以此增
價秋九月杖錫南返扣門來別秦地草木槭然
已黃蒼梧白雲不日而見涇陽有曹溪學者爲
我謝之

冬筭記

會心者行會行者祥故行藏於密而祥發於外
欲人不知不可得也夫孝於人爲和德其應爲
陽氣筭陽物也而以陰出斯其効歟重水開地
密雪滔天而綠籜包生不日盈尺公之家執德

庇人仗義藩國忘身於王室不家於朱戶公世
載盛德人文冠冕又天姿大賢庭訓括羽之日
諸季式亦克用訓我爾身也共被爲踈禮庇身
焉禦侮無所花萼韡韡爛其盈門兄弟怡怡穆
然映女且孝有上和下睦之難尊賢容衆之難
厚人薄己之難自家刑國之難加行之以忠信
文之以禮樂斯其大者遠者况承順顏色乎况
温清枕席乎如是故天高聽卑神鑒孔明不然
筍曷爲出哉視諸故府則昔之人亦以孝致斯
瑞也

讚佛文

竊以真如妙宰具十方而無成涅槃至功滿四
生而不庶故無邊天照不照得空有之深萬法
偕行無行爲滿足之地惟茲化佛即具三身不
捨凡夫本無五蘊實藉津梁法相脫落塵容始
於度門漸於空舍然後金剛道後爲三界太師
玉毫光相得一生補處左散騎常侍攝御史中
丞崔公第十五娘子於多劫來植衆德本終般
若力生菩提家含哺則外葷羶勝衣而斥珠翠
教從半字便會聖言戲則翦花而爲佛事常侍

公頃以入朝天闕上簡帝心雖功在於生人深
辭拜命願賞延於愛女密啓出家白法宿修紫
書方降即令某月日敬對三世諸佛十方賢聖
稽首合掌奉詔落髮久清三業素成菩提之心
新下雙鬟如見如來之頂綺襦方解樹神獻無
價之衣香飯當消天王持衆寶之鉢惟娘子舍
諸珍寶塗彼成香在微塵中見億佛刹如獻珠
須臾六神通伏願以度人設齋功德上奉皇帝
聖壽無疆記椿樹以爲年土宇無垠包蓮花而
爲界又用莊嚴常侍公出爲法將入拜台臣身

久

在百官中尊心超十地之上夫人以文殊智本
是法王在普賢心長爲佛母郎君娘子等住誠
性爲孝順用德爲道場將遍衆生之慈迥同一
子之想又願普同法界盡及有情共此勝因俱
登聖果

西方變畫讚 并序

法身無對非東西也淨土無所離空有也若依
佛慧旣洗滌於六塵未捨法求猷如幻於三有
故大雄以不思議力開方便門我心猶疑未認
寶藏商人旣倦且息化城究竟達於無生因地

幻

從於有相西方淨土變者左常侍攝御史中丞
崔公夫人李氏奉爲亡考故某官中祥之所作
也夫人門爲士族之先道爲梵行之首大師繼
踵望塵而理印命婦盈朝聞風而素履心王自
在萬有皆如頂法真空一乘不立以示見故菩
薩爲勝變夫人同解脫因天人女讚維摩長者
陟岵何至哀哀纒經順有漏法泣血以居念罔
極恩滅性非報唯茲十力所護豈與百身之贖
不寶纓絡資於繪素圖極樂國象無上樂法王
安詳聖衆圍繞湛然不動疑過於往來寂爾無

福

聞若離於言說林分寶樹七重遶於香城衣捧
天花六時散於金地迦陵欲語曼陀未落衆善
普會諸相具美於是竭誠稽首隕涕焚香願立
功德以備梯航得彼佛身常以慈悲爲女存乎
法性還在菩提之家偈曰

稽首十方大導師能於一法見多法以種種相
導群生其心本來無所動稽首無邊法性海功
德無量不思議於已不色等無碍不住有無亦
不捨我今深達真實空知此色相體清淨願以
西方爲導首往生極樂性自在

繡如意輪像讚 并序

寂等於空非心量得如則不動離意識界實無所住常遍群生不捨有爲懸超萬行法性如是豈可說邪如意輪者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三昧門現方便於幻眼六臂色身以究竟爲佛心體真相隨念即藏乃無緣之慈應度而來斯不共之力衆生如意菩薩何心崇通敬等尼無疑道登等貴族出家梵筵上首久積淨業三世皆空長在道場一乘自立亡兄故河南少尹雖明世典深達實相以不二法處於百官花萼相連恩深

女弟旃檀舊繞望絕仁兄雖曰如夢無寧喪喪我煩惱性淨示有同凡之悲菩提路空強爲助道之相選妓惟絜底功加敬針鋒線縷日就月將五彩相宣千光欲發金蓮捧足寶珠垂髻原夫審豫於淨心成形於纖手珊瑚掌內疑現不動如來頻婆口中同乎無法可說焚香讚嘆散花瞻仰有情苦業滅而不生無上法輪轉而恒寂願以此福冥用莊嚴乃爲偈曰
菩薩神力不思議能以一身遍一切常轉法輪無所轉衆生隨念得解脫色即是定非空有是

故以色像觀音願以淨斯六趣福廻向過去不可得

爲相國王公紫芝木瓜讚并序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爲之降和地爲之嘉植發書占之推理可得何者人心本於元氣元氣被於造物心善者氣應氣應者物美故呈祥於魚鳥或發揮於草木示神明之陰隲與天地之嘉會今中書侍郎相公先生左丞府君沈潛上德遐尚絕軌江海漭沆嬰孩杏壇高門長軌隱几含素蓋鳳凰之高逝薄龍虎之逶迤積有淳

德誕敷餘慶而我相公生而英姿河目海口量與太素而無端倪應會神速動若發括事遣理盡澹然虛空亦猶太清雲無處所重玄之旨達而有餘奧大白之明漫而不及理文可以經邦訓俗武可以保大定功故天子咨之以布元化昔者高堂既聞扇枕無所歐血長號禮不能制其哭泣之度終身巨痛時無以加其霜露之惕攻苦食淡寢苦枕塊淚少於血骨餘於形風泪起而裂其心鳥悲鳴而感其哭俄而紫芝生棟葉成仙人之蓋色奪齊侯之衣又有木瓜在林

味若楚王之萍大如安期之棗枯木無生物之
理而布護滋蔓時果有常形之分而碩大殊亢
鄰里駭之郡縣聞之公泣而不敢言州司遽表
以獻或曰因心而致人之祥也或曰率土所生
國之瑞也有識君子曰至孝所感物爲人之祥
大賢佐時人爲國之瑞二物者雖感曩時之純
至亦符今日之崇高也公尤不敢當歸美於今
上以爲震位先兆孝德動天至乾元二年乃畫
圖以進詔報曰芝草者延壽之徵也木瓜者投
報之應也蓋至誠所感有開必先朕與卿道契

雲龍義同水石位崇台袞寄重股肱故得嘉瑞
荐臻靈物昭格君臣同德區宇克寧覽其進圖
可爲嘉應請宣付史館者旣依史策亦藏書府
讚曰

紫芝三秀則生於梁木瓜一實其大盈筐嘉應
荐至其故何祥哀哀孝思漣漣泣血終身致毀
每慟將絕雲爲徘徊風爲慘切依仁據德移孝
爲忠經目盡理任心便公其道橐籥虛而不窮
公位先兆聖人斯覩賜以詔書藏之祕府邦家
之光哀榮終古

給事中寶紹爲亡弟故駙馬都尉於孝

義寺浮圖畫西方阿彌陀變讚并序

易曰游魂爲變傳曰魂氣則無之不固知神明更生矣輔之以道則變爲妙身之於樂士大覺曰聖離妄曰性克修其業以正其命得無法者即六塵爲淨域繫有相者憑十念以徃生西方變者給事中寶紹敬爲亡弟故駙馬都尉某官之所畫也天理之愛加人數等悲讓佞而無所痛殞身而莫贖傾無長之工不平分於我生將厚貸於泉路尚茲繪事滌彼染業寶樹成列金

砂自映迦陵欲語曼陀未落墜此中年登乎上品池蓮寶座將踰棠棣之榮水鳥法音當悟鶴鳴之力讚曰生因妄念沒有遺識憑化而遷轉身不息將免六趣唯茲十力哀此仁兄友于後生不知世界畢意經營傍熏獲悟自性當成

爲楊郎中祭李貞外文

維載月日朔行尚書司勳郎中賜緋魚袋楊玄璋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左司貞外郎李公之靈嗚呼大朴難名大辯若訥治兮無兆汎然隨物直而好學敏以從事行隱於寡言

文成於沈醉澡身浴德唯仁與義讀書甚解作
賦彌工麗詞秀務奧義玄通記言西掖起草南
宮第五將姪伏波事嫂食先與甘衣必讓好口
嘗其糲身席於藁結友一言同官一日徇我朋
好忘其身恤豈惟攜手亦將加膝明明天子惟
賢是思恨馮唐之已老喜相如之同時罷刊書
於虎觀將載筆於鳳池嗚呼病時七啓卧內一
訣痛乾坤而忽窮嗟古今而長絕永言北首返
葬東周何夫子之適去同衆人之若休歷千門
而行哭動九陌而增愁馬悲鳴而笳咽雲寡色

而風秋玄暘等或結髮舊遊比肩同列悲薤歌
之首路哀柳車之就轍嗟無見而空來痛不知
而成別嗚呼哀哉尚饗

祭兵部房郎中文

爲人作

維載月日朔某官某乙謹以酒脯之奠敬祭于
故兵部郎中房公之靈嗚呼君子之才周而不
器苟求行道未嘗私身沈靜好謀話言必雅往
歲穀貴關輔阻飢眷命自天發廩以賑中朝乏
使屬之鄙夫不敢自賢請子爲介匹夫嫠婦黃
口之孤鍾釜之施罔不必當舉無棄粒野有頌

聲國家厭兵革苦徵戍大召浮食以請國人單
車諭旨萬里窮磧西度赤坂館於烏孫形勞者
病神勞則天棄成功於末路未復命而言謝死
不廢命忠也尸而加紳寵也我盥而撫子暝受
含求仁得仁其誰不死玉關之下素車威遲愁
雲晝聚白雪春下絳旄從風車徒行哭至上京
而不駐將返葬於關東河活活而東注天慘慘
而悲風道路猶長子實途窮人世如舊子實成
空我有旨酒以歆以餞想像明德獻歎出涕尚
饗

爲人祭李舍人文

年月日某以茶藥之奠祭于故舍人李公之靈
嗚呼見人多矣未有如子生於德門長於貴里
名江夏之重貌奪河陽之美行比曾顏才兼文
史含恣輕肥仰偃紈綺惡如涕唾棄如塵滓比
布衣以同年甘蔬食而沒齒嗚呼深入度門高
居道源獨一靜處寂默無言待草誠之真性歸
化光之法尊曠無淨染頓離塵根豈期昨日分
首別離未久萬法皆空一生何有無餘涅槃應
無所受無漏智慧斯爲不朽予以凡情哀哀其

後世相謂然道心斯醜敢不從俗子其無咎

爲王常侍祭沙陁鄯國夫人

維年月日朔河西節度使左散騎常侍王公遣
摠管石抱玉以酒牢之奠致祭于故沙陁鄯國
夫人之靈嗚呼惟此淑德降于異域至性不師
天姿靡飾禮容詎假於環珮工藝非因於組織
行閨訓於穹廬成母儀於蕃國懿此清範夫人
之則沙陁令門外家之力嗚呼夫人歸命干戈
遂寢子孫扞城國家高枕居之右地革其左衽
散辮垂鬟解裘衣錦嗚呼降年不永遠日方臨

寂矣高堂飲珠含玉哀哉貴女刃面摧心嗚呼
聖朝命我護此諸蕃夫人所出天子加恩能守
漢制不効夷言馬無北首車必南轅教義所及
忠信彌敦寶嘉內訓用絜斯樽尚饗

爲羽林將軍祭武大將軍文

維年月日將軍某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祭于
故大將軍武公之靈嗚呼武公命代出群氣蓋
朔方勇冠六軍生長下國聲聞上天天子壯之
命居北門北門伊何國之重寄羽林孤兒旄頭
突騎罔不畢勸爲之元帥帝在紫微與君爲衛

身恒披堅手不捨銳出乘天駟入並東第同官
爲寮出入五世顧我軍旅凜然遺風一日之長
萬夫之雄身雖有極德不可窮嗚呼門館蒼黃
風景淒涼櫪馬悲鳴角弓不張弔客接武哭聲
滿堂嗚呼凡人_侯有喪匍匐斯救况我武公屨及
其雷盥而撫之哈玉當受敢不嗣事如公之舊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
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
御史中丞崔公致祭于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

命之建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
飲馬河源嗟爾勇健表爲牙門牙門伊何全齊
大族四方有事誓死嗚轂前有血刃後有飛鏃
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舂
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
餘勇莫敢邀勳腰鞬白首蹉跎塞雲死於裨將
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驚長天積雪邊城
欲暮麾下_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去
轅有代馬悲鳴跼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
旣素我服亦朱其衣黠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

以祭太息歔尚饗

爲人祭某官文

惟公弘量碩德寡言敏行直而能婉和而不競
儒墨爲鋒鏑在顏冉之季孟白雲刑官繡衣使
者時無寃人路多避馬旣踐文昌來司武庫翼
翟車之高足爲鳳池之先路豈其位薄德崇才
遠途窮拜命之時初一朝於北闕移疾於外不
再入於南宮嗚呼哀挽悲笳寒天踈木宅不卜
地祔於故塋家無餘財斂以時服弟難會葬兒
未及哭其營護而奠遣惟甥姪與姻族某嘗同

官實喜良友仰德彌高立言不朽居常接膝未
忍分手况永訣兮無期向空筵而灑酒尚饗

爲兵部祭庫部王郎中文

惟公弘量碩德碩德抱義戴仁早離我見常守吾真
朝稱端士世謂淳人夏官之職惟賢是寄旣節
五官兼選騎士宿衛扞城必由茲地速應爲敏
平分是貴決遣先馳曹無留事嗚呼積善無慶
寢疾彌留唐肆求馬夜壑藏舟深悟幻境獨與
道遊死而不忘魂兮若休嗚呼某等何幸得備
官屬泰然若春温兮如玉去德何永事生何促

五情如喪百身不贖敬薦醴牢哀哀慟哭尚饗
皇甫岳寫真讚
有道者古其神則清雙眸朗暢四氣和平長江
月影太華松聲周而不噐獨也難名且未婚嫁
猶寄簪纓燒丹藥就辟穀將成雲漢之下法本
無生

裴右丞寫真讚

澹爾清德居然素風氣和容衆心靜如空智以
窮理才包至公大盜振駭群臣困蒙忘身徇節
歷險能通仁者之勇義無失忠凝情取象惟雅

則同粉繪不及清明在躬麟閣之上其誰比崇

宋進馬哀辭

并序

宋進馬者中書舍人宋公之子也公無弟兄子
一而已交則有擇德亦惟肖忽疾倏逝暨不及
視宋公哀之他人悲之故爲詞曰

昔春涉夏兮衆木藹以繁陰連金華與玉堂兮
宮閣鬱其沈沈百官並入兮何語笑之啞啞君
獨靜默以傷心草王言兮不得辭裁悲減思兮
少時僕夫命駕兮出閭闔歷通逵陌上人兮如
故識不識兮往來眼中不見兮吾兒驂紫騮兮

從青驪低光垂彩兮恍不知其所之闢朱戶兮
望華軒意斯子兮候門忽思瘞兮城南心瞽亂
兮重昏仰訴天之不仁兮家唯一身身止一子
何胤嗣之不繁就單斟而又死將清白兮遺誰
問詩禮兮已矣鬱從中兮不可勝豈暇料天年
兮復幾日黯黯兮積擘烏翩翩兮疾飛邈窮天
兮不返疑有日兮來歸靜言思兮永絕復號咷
兮沾衣客有弔之者曰觀未始兮有物同委蛻
兮胡悲且延陵兮未至祝西河兮不知學無生
兮庶可幸能聽於吾師

八卷終

月期當是期月之誤

王摩詰文集卷第九

碑

裴僕射濟州遺愛碑

并序

夫爲政以德必世而後仁齊人以刑苟免而無
耻則刑禁者難久百年安可勝殘德化者効遲
三載如何考績刑以佐德猛以濟寬月期政成
成而不朽者惟公能之公名耀卿字渙之河東
聞喜人也益爲帝虞實相帝舜非子其胄而已
諸裴在漢者爲水衡在魏者守代郡十三代祖
徽魏益豫雍究徐五州刺史蘭陵武公源於大

賢派以俊德世濟其美不殞其名矣曾祖正隋散騎常侍長平郡贊理祖睿皇朝洛南南鄭二縣令著族斯茂衣冠未敢爭雄繼世皆賢英彥無出其右故有常侍縣君遞輝迭映父守忠太常博士判駕部夏官員外今上楚王府懿議參軍邠寧二州刺史贈晉兗沂三州刺史文儒之宗伯禮樂之本源藉業雖曰承家復始由乎種德再典大郡二爲仙郎舉十大夫是則是數且年不及壽而位未稱德朝多其能歿而獨贈公則晉州之第三子也語而能文有識便智爲兒

則量過黃髮未仕而心在蒼生伯建試經子淡應詔古之人也我不後之八歲神童舉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解褐補祕書省校書郎歷中宗安國相王府典籤東觀載筆班固名香西園賦咏劉楨氣逸轉國子主簿檢校詹事府丞學識宜在儒林風度雅膺諸案河南府士曹參軍考功員外郎公府屈廊廟之才曹無留事仙郎明點陟之法野無遺賢右司兵部二郎中長安縣令其在含香一臺推妙以之製錦四海是儀公之斷獄也必原情以定罪不阿意以侮法是以

小夫天二日二日蓋是皆字誤
為二也 本是天旨

一日出為此州刺史公推善於國不稱
利於人志志其屈已戮豪右以懲惡一至

無刑旌孝弟以勸善洪惟見德然侈務材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行之一年郡乃
大理襁負而至何憂乎蕩相之人路不拾遺何
畏乎穿窬之盜既富之矣汲黯奚取於開倉使
無訟乎仲由何施其折獄君無何詔封東嶽關
東列郡頗當馳道至於犧牲玉帛資糧扉屨其
或不供為有司所劾因而厚斂非天子之意豐
省之度多不得中故二千石有不能受事於宰

相當作析

旅者矣季孫請魯視邾滕濤塗恐師出周鄭抑
為是也公盡事君之心且曰從人之欲萬斯箱
之粟茲乃如京百執事之人於我乎館四封之
境二為帝庭一郡之賦再粒天下十卒林會襄
牛谷量皆投足獲安端拱取給無虞燥濕不畏
寇盜草莽之中用能使其體羈紲之外無所勞
其力天朝中貴持權用事厚為之禮則生我羽
毛小不如意則成是貝錦公享有常牢覲無私
幣冒貨賄者我以為仇淫芻蕘者吾所能禦至
於急宣忠旨暴征庶物或命嘉蔬先春當薦錫

小失天二日出爲此州刺史公推善於國不稱
無罪思利於人志志其屈已戮豪右以懲惡一至
無刑旌孝弟以勸善洪惟見德然侈務材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行之一年郡乃
大理襁負而至何憂乎蕩相之人路不拾遺何
畏乎穿窬之盜旣富之矣汲黯奚取於開倉使
無訟乎仲由何施其折獄君無何詔封東嶽關
東列郡頗當馳道至於犧牲玉帛資糧扉屨其
或不供爲有司所劾因而厚斂非天子之意豐
省之度多不得中故二千石有不能受事於宰

相當作析

旅者矣季孫請魯視邾滕濤塗恐師出周鄭抑
爲是也公盡事君之心且曰從人之欲萬斯箱
之粟茲乃如京百執事之人於我乎館四封之
境二爲帝庭一郡之賦再粒天下十卒林會襄
牛谷量皆投足獲安端拱取給無虞燥濕不畏
寇盜草莽之中用能使其體羈紲之外無所勞
其力天朝中貴持權用事厚爲之禮則生我羽
毛小不如意則成是貝錦公享有常牢覲無私
幣冒貨賄者我以爲仇淫芻蕘者吾所能禦至
於急宣忠旨暴征庶物或命嘉蔬先春當薦錫

貢珍果非土所生舉是一隅其徒千計皆曾不
旋踵若取諸懷又不知其備預之所以然也謂
籩牢竭矣而家有餘糧謂罷勞甚矣而人有餘
力豈非積年之儲用之有度終身之逸使之有
時不然班貢藝事輕重以列我視子男之國而
倍公侯之征今日之事我爲上也大駕還都分
遣中丞蔣欽緒御史劉日政宋珣等巡按皆嘉
公之能奏課第一公未受賞朝而歸藩天災流
行河水決溢蝗蟲避境雖馬援之化能然洪水
滔天固帝堯之時且爾高岸率以雲斷平郊豁

其地裂噴薄雷吼冲融天廻百姓巢居泉客有
其家室五稼波殄沼毛荒於畎畝公急人之虞
分帝之憂御衣假寐對案輟食不候駕而星邁
不入門而雨行議隄防也至則平板榦具糒糧
揆形畧趾量功命日而赤岸成谷白濤亘山雖
有呂梁之人盡下淇園之竹無能爲也乃有壞
防之餘衝波且盡僅在而危同累卵將墜而間
不容髮公暴露其上爲人請命風伯屏氣以遷
跡陽侯整波而退舍又王尊至誠未足加也然
後下密捷塞長茭土簣雲積金鎚電散公親巡

而撫之慰而勉之千夫畢飯始就飲食一人未
息不歸遽廬惰者發憤以躒勤懦者自疆以齊
壯成之不日金隄峩峩下截重泉上可方軌北
河迴其竹箭東郡鬱爲桑田先是朝廷除公宣
州刺史公惜九仞之垂成恐衆心之或怠懷絲
綸之詔密金玉之音率負薪而益勤親執撲而
彌勵旣成乃發書示之皆捨畚攀轅廢歌成泣
淚而濟袂澤陰魯郊哀哀號呼不崇朝而達四
境嘻公之視人也如子人之去公也如父宜其
升聞於天司我五教公之富人也以簡簡則不

擾而人得肆其業非富歟公之愛吏也以嚴嚴
則畏威而吏不陷於罪非愛歟是其大旨也至
若沛郡謂爲神明淮陽謝其清淨尊經於學校
魯風載儒加信於兒童齊人不詐明閑視聽其
察姦也無全曉習文法於決事乎何有六義之
製文在於斯五車之書學半於我其爲身計保
乎忠貞將爲孫謀賜以清白熊軾之貴子弟夷
於平人龍門則高賓客不遺下士非禮不動出
言有章語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其是之謂乎
維也不才嘗備官屬公之行事豈不然乎維實

知之維能言之况夫婦男女思我遺愛者吟詠
成風耆艾人吏願頌清德者道路如市則王襄
所講奚斯之頌美政盛德綴詞之士固未嘗闕
如也維敢拒之哉頌曰童子何知兮公邁成人
大不必佳兮公德日新天生德於公兮遺此下
民天子命我兮守茲東郡人調公以謫去兮不
能致訓公曾不私已兮政聲益振惟歲十月兮
帝封岱宗千乘萬騎兮行幸山東小郡之賦兮
再粒萬邦豐不盈儉不陋兮公之舉也得中河
爲不道兮離常流以痛毒不用一牲兮不沈一

玉身當中流兮馮夷感而避賢勅陽侯兮使却
走夫洪漣板築旣具兮薪又屬庶人欣以就役
兮高岸掘起於深谷人降丘宅土兮桑田鬱以
載綠行無五馬兮食不載味惠恤鰥寡兮威讜
黠吏公之德兮曾無與二人思遺愛兮淚淫淫
歲久不衰兮至今性與天道吾不得聞兮誌其
小者近者兮已是過人之德音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并序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
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

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出越小大
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
猶日省三揖列辟曰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
賢有未登明以敷反陋兼乎十等選宗室及乎九
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焉
夫京兆號爲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
文或以軟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爲丈夫
用鉤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名大理
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筭不能知堅壁於畫一善
政不能下摧宿豪如薙草無愠色視大權如歷

塊無傲容百司之務摠以竒而得正五方之人
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
聞風改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
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
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戚而君子泰日者櫟陽
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
刃或黃塵袖鎚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
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
死領下於是人入閣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
人頽太甚野無遺秉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

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
也帝曰咨天之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寇盜乃邑
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方夏公拜稽首
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振雷霆之威
其或宥過饗人減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
陶不獻服巧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
煙不動道殍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
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
涸昆明之池收岸澤將爲田以便官至是悉奏
罷之舟鮫衡麓之守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

徂邑室有魚殮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
唯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輸役他山匱於
度材公命刮朽壤填巨石辦大木去編管其始
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歲史日省錢億
農始竟來女始安織於是台背黃髮之老曰我
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
睦恂子失其獨道路有禮 汰無與爭酒先養
老賄不問吏旣無吠犬亦無斲人臨年餘資幸
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
不避親錫汝明君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爲外

戚於帝爲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
駟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
玉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
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無味
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
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
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體
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旁
無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
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宮

所製勞動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豈唯
衆臣重其經術爲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升
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所以稱職於累
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祕書也闕文遺簡多在大
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滕之固公不憚權貴
或抵或誘畫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也人有
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謫
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藝其
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旣優他邦之人又重焉未
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

推雖屢舞僊仙而靈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
樹寘薪釀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爲明神無德
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
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黷以敬也神
旣靡咎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
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爇天鑠地靈衣且爲
煨燼豐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
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
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
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

德安人免於阽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
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予學於舊史來即我
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言
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源本屬詞媿文書
事蓋寶詞曰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
生邦翰大道無形貞蠱以幹含章不耀在割能
斷情僞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
印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
命拜手以將寬而愛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
此南畝將息西人遂覲東后我教我訓我鎮我

守茫茫三秦則罔餬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
曰外弟視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
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帝堯刻石作頌永
世彌昭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苗公

德政碑并序

五方殊俗魏風婉而其人舒九土異宜冀田穰
而其賦錯前政有寬猛之異時令有班藝之差
非夫酌舊典於可行啓新圖於必當多方而不
失正一貫而或從權曲成更人大抵厚俗選衆

而舉非公而誰公先自吏部侍郎出爲安康郡
太守某載月日詔以公爲魏郡太守河北道採
訪處置使公諱某字郡縣人也其出處本未奕
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凡邦伯到官詔使按部
或閉閣思政或下車作威或劾吏爲明或移書
示禁公異於是可畧而言公素號解明積有治
行宿訟不決之務餘地割分疑獄自誣之枉容
光立照故陋其思政也安全長吏不逐老丞成
就諸生光教小史導德齊禮有耻且格故鄙其
作威也謝亭長之問勞野次之賢吏悉謂爲神

明人不隱其毫髮故無事効吏也列郡共職清
節銷其過求諸曹報簿直筆破其污抵故不待
移書也山東古之七雄河北有其四國地方數
千里人蓋億萬計獻子三歎之饋滋無舊德平
原十日之飲顧有遺風朱亥袖鎚豪雄扼腕曹
王拂局輕薄爲心奢泰擬都護之堂遲緩學邯
鄲之步公抑末技而敦本斥浮食以歸業督課
八政擇良吏以遺行講求六籍置學官於便坐
於是橫經左塾力穡先疇畫業農桑大興庠序
家知禮義更武段子之廬戶有京坻增修史起

之貌鼓臺歌舞成市鄴郡帝王舊都袷服靚粧
挾筑帖屣淇上留客河間數錢公課其組紵之
庸開其婚嫁之節冶容絕四方之袖織室致五
匹之工刑於上官訓及處子鄭聲衛樂共棄師
襄趙帶燕裾思齊漆室漁陽騎客奏報本朝鯁
海樓船連漕絕域郊迎館給不敢淫其芻蕘水
路陸衢盡若安於枕席某載月日詔賜紫袍玉
帶金魚袋衣若干副方伯十聯賴其澄清之轡
天子七命賜以安吉之衣緹油屏車璽書增秩
未是過也勝殘之化旣成觀俗之風允穆優游

無事學宦思歸况乎父母之邦近在嬰兒之國
表請拜掃有詔許焉預約守宰幸無偵候至郡
則投刺上謁至邑則捨車而徒展禮先塋推心
泣血廻趨長老稽顙緒言宗人族姻姑黨姪行
覲以重幣筐篚徧於里閭享有加牢牛酒溢于
衢陌朱軒駟馬耀於衡門紫綬雙龜出入編戶
蘇公佩印始歸鄉里盡歡疏傳散金不與子孫
爲計迨乎將去仍以餘資一里置社備養生送
死之具一鄉置校開閱禮敦詩之本相如衣錦
且飛大漢檄書買臣懷紱不德特長安廐吏故使

巴蜀太守負弩前駟會稽守丞引章下拜此蓋
恨不禮於他日思釋憾於故鄉是輕桑梓之人
適騁斗筭之志豈若公自心而至率禮無違來
悅去思推才降體平陽傳舍不許望塵山陰吏
卒詎聞治道富貴還鄉榮之至也揚名顯親孝
之終也凡百君子無一至焉公當九伯之官兼
八使之任深揔之體不求於無虞於草竊政成
德舉風動神行頃有勲臣旁典屬郡曩者風雲
際會攀附騰驤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謂國不忘
尚嘉乃勲宋父宣驕條侯倨貴當關常從橫恣

不法帷帳狗馬僭侈踰制公劾之則重傷國恩
置之則大廢邦典於是喻以禍福告之話言昔
有不愛趙城將蹈滄海既尊漢室願遂赤松功
成不居道家所躋至於析珪分組跨壤連州懷
四術而自疑見九重而失望或寬家上變司敗
受辭朝享膏梁寧知獄吏暮成菹醢遍賜諸侯
難恃白馬之盟徒思黃犬之樂彫牆峻宇萬乘
猶憚十譽紫衣狐裘一朝而數三罪雖嫌絳
灌等列不逾梁楚爲墟於是翕肩振驚折節度
教杜門謝絕賓客終身不紊紀綱以寬服人實

在有德厥有挾左道飛訛言南國青珠之符東
海赤刀之術分風送客割水飲人僞辯而納之
於邪善誘而濟之以惡戶外多保汝之屨恐爲
亂堦門前無長者之車知其惑衆公奉誅首惡
悉宥面從丕蔽要囚惟長折獄議事以制不徵
於書副至仁之納隍用輕典於平國刑期不濫
人乃大安秦理計功天下小察責吏以實則舉
其不矜欲人自新則貫其宿負官以德舉政以
禮成至於賞善勸能正源端本齊風變魯蓋以
悉禮名儒晉盜奔秦豈俟多誅惡少納貢獻賦

則唯恐居後疇庸命賞則義不敢先布以聖恩
奉宣明王之詔問其理狀對用議曹之言邦家
之光其斯謂矣年若干秀才推第應制舉第若
干等授某官歷某官若夫明眸白晳玉潤珠耀
美秀備於儀形風流發於言笑行之方也留如
守司智之圓也速若發括量包群有思入無間
壞壁古文曲臺遺禮淮王九師之易漢氏三家
之詩傳僻書滂鷹揚學府比文園入室之武同
丞相登科之策奏甚平讞詩窮綺靡硯燔紙貴
虎視詞林嘗奉和聖製雨中春望詩云雨後山

川光正發雲端花柳意無窮又奉和行幸詩云
接仗風雲動迎軍鳥獸舞時人以爲鮑參軍謝
吏部爲更生曰某年月日詔除公河東太守兼
採訪使官吏百姓等或守闕乞留或遮道更借
淚增時雨思結仁風親愛之深諱名而號爲父
歌詠不足取性以命其兒公旣去官多歷年所
人思愈甚共立生祠異邑居而瓦合無契約而
磨至恐不預於聚財懼不任乎輸力棠樹勿翦
何如審像圖形相鄉置祠豈比耳聞身及以此
觀德何德之深仍建豐碑立於祠宇匍匐千里

前後百輩永綴詞之客爲頌德之文維也竊比
老農不知舊史衆心所至難抑與於輿人予病
未能不獲已於求我乃爲頌曰禹別九州漢分
八使寔惟方伯且曰連帥建節乘軺觀風察吏
山東河北全趙大魏授方任能惟名與器蓋非
其才孰享斯位天子命我導揚皇風敬教勸學
通商惠工法去太甚政貴得中守丞老病小吏
童蒙督郵不遂博士成功遂安賢者大啓儒宮
四國之餘一都之會平原舊俗信陵遺態博塞
以遊推埋爲害叢臺淇水燕裾趙帶淳化旁屬

貞風俶載劈纒卷綃橫經乘耒清節峻邈碩量
弘深投書置水酌酒捐金樹德滋蔓持刑不淫
訛言免坐倨貴懷音繡衣罷斧墨綬停禁旣此
時雨當聞作霖申哀松栢展敬桑梓伏謁公門
徒行故里推心馬鬣啓顙鯢齒身紆紫綬禮及
童穉帝賜黃金盡於筐篚社養宗人學招邑子
能事其舉令問允穆璽書改印緹油轉轂壁挂
胡牀舍留官犢人吏老幼涕泗號哭頌德豐碑
圖形華屋閱實數美移晷更僕

故右豹韜衛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

道碑并序

君諱某字某其先奚仲之後於周爲上卿世有
功列於諸侯氏則住鬱爲著族後有官於京兆
者子孫因家焉今爲萬年縣人也遠祖某漢河
東太守曾祖某周清河太守先復舊職異世而
同符祖某隋梁州南鄭縣令父某皇石州離石
縣令不墜象賢一門而二鳧皆爲政以德遺
愛在人能高其門必有興者雖不當代果生達
人君離石府君之第某子也膺一賢之期鍾累
葉之善忠孝自得稟乎天姿詩禮輔成潤以庭

訓文含四始雕虫之技附庸武有七德啼猿之
術居外明經者皓首弱歲成儒達法者腐唇端
居曉吏以鄉貢明經摧第解褐益州新都尉居
無何丁母憂廬以長號淚少於血杖而後起骨
餘於形彈琴不成從先王之禮捧筐便慟有終
身之哀服闕授左金吾衛兵曹叅軍轉左衛錄
事叅軍又遷右豹韜衛長史王樂爲用率武夫
以扞成人愛其才稱君子之爲衛方將冠章甫
之冠衣縫掖之衣奏議雲臺論政赤墀一見天
子必爲之前席三說大臣必爲之解印若端委

以相六合盡宅心於帝庭授鉞董戎八蠻可傳
首於魏闕然後挂冠東郡拂衣五湖高蹈煙虹
笑謝珪組天命不祐沮我良策春秋若干以某
年月日寢疾卒於永興里第某年月日葬於京
兆神和原禮也嗣子曰某善繼先志克成厥家
多藝多才安英實選匪實寶十城之價不以
力聞萬夫之敵命同御座漢帝以恩待故人超
將中軍先軫以才登元帥以某年月日從駕謁
五陵天子若曰自古明三因心以孝待人由已
以施物故休戚共憂樂同也其贈羽林將軍任

某父使持節丹州諸軍事丹州刺史敬其事則
命以始寵其身以及其親明主所以盡心忠臣
所以盡力故羊舌職悅是賞也陳力異代官成
聖朝修文下泉名在天爵前賢陰德雖貽慶於
後昆胤子揚名乃大顯於先父養則致樂沒而
有稱昔也爲士享唯將軍之食今則典邦葬亦
諸侯之禮皇帝命之太史書之報昊天之恩曾
舉世未有豈與夫手樹行櫛躬廬長松負土成
墳傭身以葬匹夫之孝同年而語哉君少有大
畧長而能賢安於仁樂於善厚生以儉守智以

愚視是所及筆硯盈庭其力文也容膝之外圖書滿屋其嗜學也八體之能右軍曾未知翰五弦之妙中散何擅於琴以禮庇身以清守官惟邦之彥惟國之翰夫人河東裴氏始以某爲先祿也封河東郡君及是又贈河東郡太君子之忠母之教母以子貴不亦宜乎司文者執簡以往利石旌德其詞曰薛侯之裔兮代濟其美不殞其名是生碩德兮爲世作程忠不祐孝不福兮早謝休名身爲士兮子爲卿文將羽林兮統天兵天子寵兮爲崇榮贈我武符兮賜我專

城青松寂寂兮晝無人聲狗不吠兮雞不鳴蒼茫千古兮孰云旌賴孝子兮揚音英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

公神道碑銘

并序

坑七族而不顧赴五鼎而如歸徇千載之名輕一朝之命烈士之勇也隱身流涕獄急不見南冠而繫遜詞以免北風忽起刎頸送君智士之勇也種族其家則廢先君之嗣戮辱及室則累天子之姻非苟免以全其生思得當有以報漢棄身爲餌俛首入橐僞就以亂其謀佯愚以折

其僭謝安伺桓温之亟蔡邕制董卓之邪然後
吞藥自裁嘔血而死仁者之勇夫子爲之公諱
某字某京兆杜陵人也昔豕韋氏主盟於商後
扶陽侯重世相漢高祖某官父某某官並勲德
茂著史謀詳焉公即文貞公之仲子也初以宰
相子弁髦署吏抱拜投封加朝散大夫封平樂
郡公累拜某官丁父貞公憂又丁某國夫人憂
無容顧禮殆不勝喪終身之痛歷稔猶毀幼無
童心長積純氣抱其天素立于人紀先聖微言
宿儒未辨貫穿精義揔括旁說文言蔚於興表

筆態姪於力外子虛上林敢云雄似黃庭圖扇
方議鴈行鶴斃之姿羊車奪映會選公壻詔婚
王室天家焜燿獨任素風時論騰踴宜在右職
乃拜中書舍人動翔鳳之詠啓迪古詩下流水
之書敦崇雅誥轉太常少卿六宗九奏悉具其
儀天神地祇可得而禮俄入覲累貶巴陵太守
稍遷壽春太守又遷臨汝太守其理務教訓其
政尚寬簡謂其叙在六官又踐三事疇咨帝載
必歌九功之德式和人則必復三代之英天子
避其用親奸臣惡其異已馮衍竟廢揚雄不遷

抑古人而有之何夫子之命也逆賊安祿山吠
堯之犬驅彼六驪憑武之狐猶威百獸藉天子
之寵稱天子之官徵天子之兵逆天子之命始
反幽薊稍遍温洛云誅君側尚惑人心列郡無
備百司安堵變折衝爲賊矣兼法令而盜之將
逃者已落彀中謝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羅網遙
施陷穽舉足便跌奮飛即挂智不能自謀勇無
所致力賊使其騎劫之以兵署之以職以孥爲
質遣吏挾行公潰其腹心候其間隙義覆元惡
以雪大耻嗚呼上京旣駭法駕大遷天地不仁

穀洛方鬪鑿齒入國磨牙食人君子爲投檻之
援小臣若喪家之狗僞疾將遁以猜見囚勺飲
不入者一旬穢溺不離者十月白刃臨者四至
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築口戟枝入頸縛送賊庭
實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送賊恫瘝在身無瑕
戮人自憂爲厲公哀予微節私予以誠推食飯
我致館休我畢今日歡泣數行下示予佩玦斫
手長吁座客更衣附耳而語指其心曰積憤攻
中流痛成疾恨不見戮專車之骨梟枕鼓之頭
焚骸四衢然臍三日見子而死知余此心之明

日而卒某年月日絕於洛陽某之私第以某月
日返葬於某原禮也皇帝中興悲憐其意下詔
褒美贈秘書監制曰云云天下之人謂之賞不失德矣公
敦穆孝友明允篤誠高居化源濡跡物軌元昆
日陟伯與仲居愛之欲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
私而厚其室抑已而讓其名故有靈芝聳蓋
嘉木連理時人以爲孝悌之祥而公昆季謙而
不以聞也維穉弱之契晚年彌篤吾實知之能
言老乃爲銘曰銘亡

王摩詰集卷第九

王摩詰文集卷第十

碑墓誌

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碑銘并序

光宅真空心王之四履建功無旱法將之萬勝
故大塊群籟無絃出法化之聲恒沙衆形爲寶
嚴之色至和六師兆亂四諦祖征開甘靈狹小
之門出臭煙朽故之宅踞寶牀而搖白拂徐誘
草菴沃金瓶而繫素繒遂登蓮座足使天口雄
辨刮語燒書河目大儒培仁擊義斯爲究竟孰
不歸依禪師法名淨覺俗姓韋氏孝和皇帝庶

人之弟也中宗之時後宮用事女謁寢盛主柄
潛移戚里之親同分珪組屬籍之外亦縮銀黃
况乎天倫將議封拜促尚方令鑄印命尚書使
備策詰朝而五土開國信宿而駟馬朝天禪師
嘆曰昔我大師尚以菩提釋位今我小子欲以
恩澤爲侯仁遠乎哉行之即是裂裳裹足以宵
遁乞食餬口以兼行入太行山削髮受具尋某
禪師故蘭若居焉猛虎舐足毒蛇燠體山神獻
果天女散花澹爾宴安曾無喜懼先有涸泉枯
栢至是布葉跳波東魏神泉應焚香而忽湧北

天衆果候飛錫而還生禪枝必復之徵法水再
興之象聞東京有願大師乃脫履戶前摳衣座
下天資義性半字敵於多聞宿植聖胎一瞬超
於累劫九次第定乘風雲而不留三解脫門揭
日月而常照雪山童子不顧芭蕉之身雲地比
丘欲成甘蔗之種大師委運遂廣化緣海澄而
龍額珠明雷震而象牙花發外家公主長跪獻
衣薦紳先生却行擁篲乞言於無說請益於又
損天池杯水遍含秋月之輝草葉樹根皆霑宿
雨之潤不窺世典門人與宣父中分不受人爵

廩食與封君相比至於律儀細行由米護持經
典深宗毫釐剖析窮其二翼即入佛乘趣得一
毛亦成僧寶於是同凡現疾處順將終忽謂衆
人有疑皆問我於是夜當入無餘開口萬言音
和水馬踴身七樹光映天人如甞出行泯然跌
坐以某載月日歸大寂滅某月日遷神於少陵
原赤谷蘭若香油細氎用以茶毗合壁連珠爲
之葬具城門至於谷口幡蓋相連法侶之與都
人縞素相半叩膺拔髮灑水坐塵升堂入室之
徒數喻七十破山澍海之哭聲振三千則有僧

淚碍羊現

某乙尼某乙故惠莊某氏某郡主賢者某乙等
各在衆中爲共上首或行如白雪或名詎紅蓮
或爲勝鬘夫人或丹毗邪居七二空法外何處
進求七覺分中誰當決釋猶依舍利異獲菩提
身塔不出虎溪溪碑有同羊峻表心成相相非
離於真如叙德以言言豈著於文字乃爲銘曰
小三千界後五百年空乘玉牒莫覩余仙無量
義處如來之禪皆同日論誰契心傳其弟在人
間各歸鳳闕去日留訓別時剪髮累賜金錢將
加印紱忽爾宵遁終然兩絕其救頭學道裹足

尋師一花寶樹八水香池戒生忍草定長禪枝
不疑少父更似嬰兒其既立勝蟠播併摧邪網利
眼金翅圓身寶掌巧撮死龍能調老象魔種敗
壞聖胎長養其四生滅度五陰虛空無說無意
非異非同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當觀水月莫怨
松風其

能禪師碑

并序 為人作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
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
鼓柁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

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而可取法則
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
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身俗姓盧氏某郡
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
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
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似苟行其道羶行於
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
安於井臼素剝其心獲悟於梯稗每大師登座
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
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

猷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
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扇天謂得黃帝之珠
堪受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回何
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弗如臨終
遂密授以祖師袈娑而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
出已吾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
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
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
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
真乘旣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

扇當改竄

此色身肉眼凡大願開惠眼遂領其屬盡詣禪
居奉爲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
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於
初發心以爲教人以首至於定無所入慧無所
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
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
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
子無礙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未
繫空花之狂曾非思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
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

宋本無人
以二字

無礙之慈弘濟四大生庇三有旣而道德遍覆
名聲普聞泉館舟服之人去聖歷劫途身穿耳
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
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跌坐於牀前林是旃檀
更無雜樹花惟簷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
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叉
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論徵
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
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娑及
錢帛等供養天玉厚禮獻玉衣於幼人女后宿

因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
月日中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
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禪指
不留水流燈焰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
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
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座於某所擇吉祥
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
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
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
天重跡百越稽首修地雄虺毒螫之氣銷跳爻

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醜知非多絕羶
腥効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
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
景聞道於長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
雖未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
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
偈曰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
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其一至
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着三
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其二愍彼偏方

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
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其三大開寶藏明示衣
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過動離俱不俱吾
道如是道豈在吾四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
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
應如是住五

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

并序

禪師諱道光本姓李絳州巴西人其先有時有
流者若實有蜀蓋子孫爲民大父懷節隱峨嵋山
行無轍跡其季父榮爲道士有文知名禪師幼

孤在諸兒其神獨不偶家頗苦乏絕玄詣鄉校
見周孔書曰世教耳誓苦行求佛道入山林割
肉施鳥獸鍊指燒臂入般舟道場百日晝夜經
行遇五臺寶鑑禪師曰吾周行天下永有如爾
可教遂密授頓教得解脫知見舍空不域即動
無朕不觀攝見順有離覺毛端族舉佛刹掌上
斷置世界不覩非咎應度方知得其門者寡故
道俗之煩而息化城指畫謂窮性海而已焉足
知恒沙德用法界真有哉春秋五十二夏以大
唐開天_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入般涅槃於

薦福僧坊門人明空等建塔於長安城南畢原
人天會葬涕泗如雨禪師之不可得法如此其
世行遺教如一切賢聖維十年座下俯伏受教
欲以毫末度量虛空無有是處誌其舍利所在
而已銘曰嗚呼人天尊全身舍利在畢原

工部楊尚書夫人贈太原郡夫人京兆

王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諱某京兆霸城人也晉出三家公子尊於
魏國秦亡六國時人謂之王家河南則分虎臨
人華陰則老熊當道高祖德真皇左僕射祖九

思京兆府三原縣令父潜河南府郃城縣令六
名之後重光不替夫人令儀淑德發於天姿閑
禮明詩傳乎世業言成女誠可著於縑緗行爲
女師詎資於行待豈止彈琴吐論誦賦吟詩而
已及乎有行嬪于君子事姑至孝旁穆六姻爲
母深慈均養七子畀以無雙令德降帝子於鳳
樓女則第一解空歸法王之象教閨門之訓朝
野稱多旣而家列公侯地連妃主珠翠滿座不
御采衣方丈盈前准甘素食同德大師大照和
尚覩如來之奧昭群有之源夫人一人空門便

蒙法印朱簾紺幘無復餘乘龍藏寶經悉通至
義惠用圓滿誠力堅嚴藥藉茹葷雖愈疾而不
受心已久淨縱設齒而常安以某年月日奄歸
大寂於長興里之私第厥初寢疾彌曠旬時駙
馬上人柴毀骨立揮淚嘗藥身不解衣泣血持
經手不釋卷晝夜懺悔非止六時身命供養寧
惟七寶御醫繼踵中使重跡蒐兮不反空楚外
國之香生也有涯非無上天之樂某月日有詔
追贈太原郡夫人襄城石窳增寵其榮名翟茀
魚軒空悲於象設以某月日安厝于某原禮也

功德之至散花天女不留釋梵之筵勝鬘夫人
何在嗚呼哀哉乃爲銘曰天生淑德實俾宜家
特能柔順深棄嬌奢詎離環珮不御其華其婦
道允諧母儀俱美每出誠夫停食訓子賦掩西
征書教內史其門容高憲庭列長筵男乘翠鳳
女比紅蓮繁華貴里寂寞安禪其食必單笥衣
無重采已度愛河長游法海石寫虛封玉顏如
在其繁霜密雪碎菊摧蘭山花喜靜 春寒
平原松柏誰忍迴看其五

唐故京兆尹長山公韓府君墓誌銘并序

嗚呼謂天未喪斯文宣尼去魯而無祿謂天果輔有德樂
毅辭燕而不歸夫子處順而終穆伯猶毀以請飾棺置培
返葬於周公諱某字某本出昌黎今為京兆人也其先或
方一袞赤舄介圭覲王朱英綠滕執訊擒敵周末謂侯相
王始啓宜陽漢初功臣定封亦荒岱郡曾祖某某官某乙
祖某隱居不仕父某御史大夫太子賓客封長山公遁世
者名高善卷黔婁事君者位至倪寬卜式公即長山府君
之長子也神言有公侯之徵兒戲陳俎豆之法學成孫叔
狀類咎繇工若于應文以經國舉甲科試右拾遺天祿閣
校文獻子雲之賦句馬生驟諫稱公高之官拜監察御史

兵部員外郎理輪憲府奏記劾大將軍賜筆禮闈董戎從
小司馬轉度支郎中除給事中度錢穀之盈虛以均九賦
執制詔之可否以辨五書置王令於水源豐國財於天府
尋知吏部選事興廢繼絕不遏前人之光選賢授能必當
庶尹之任旌乎淑慝御以清通除許州刺史荊州大都督
府長史山南採訪使坐南陽令貶洪州都督遷蒲州刺史
所履之官政皆尤異黜陟使奏課第一徵為京兆尹外家
公主敢縱蒼頭廬兒黠吏惡少自擒赭衣偷長恥用鉤距
得情好以春秋輔 奏事盡成律令為吏飾以文儒上悅
其純方委以政項坐營谷口別業貶高平太守又坐長安

令有罪貶吳興郡別駕諸葛田園未啓明主華陰傾巧卒
敗名儒天寶九載六月二十一日寢疾薨於官舍享年六
十有五暨國家推五運之紀按千歲之統開釋天地與之
更始宥萬方之未招蘇叙百官之卒爵秩苟有位者咸得
預焉而公泯然不見及也虛蒙大賴重以為哀夫人河東
柳氏父某某官言妃齊侯實惟宗子人傳夫人之禮家有
大家之書以開元五年六月五日先公而卒以天寶十載
十月二十四日合祔陪於藍田庶原長山公先塋禮也長
子曰某居憂而卒次子某嗣子某前殿中侍御史貶晉陵
郡司戶次子其等倚廬野次方銜枕苫之哀輿櫬歸來尚

抱長沙之譴公子之輸力王室公之紀勲太常言於國竭
情無私理於家陳信無愧降年不永非命而何誌則有由
或題季子之墓宅不改卜素有滕公之銘銘曰

帝高發之苗裔兮受介圭以建侯中裂土以分
晉又王韓兮臣既有此內美幼忠信兮為乘登
麒麟兮剛白虎冠獬豸兮奮蒼鷹朝含香兮禮
闈夕青瑣兮黃扉方天公兮密啓建出牧兮高
麾俄入守兮京兆賜黃金兮被皂衣其捐余珮
兮江中隱思君兮不可窮歌泰山兮不返夢濟
洹兮遂空素車兮逶遲宛鄉關兮故待望國門

兮不入到秦山兮不知瞻舊域兮松楸平原夕
兮素澤愁魂兮歸采江南不可以夕留

唐故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榮國夫人

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也昔堯命伯夷典秩宗號
太常為尚父桓襄之際公子食盧卯金故人王
於大國越石從事官至中郎曾祖士會隋行臺
侍御史祖某皇朝奉禮郎父某豪淄邛等三州
刺史持斧衣繡威加不法奠玉瘞帛舉無違禮
守臨淄而齊兒不詐去臨邛而蜀物盡留夫人

即府君之長女積累世之德鍾二門之美儀表
秀整進止詳閑不咨保傳動由詩禮既以七族
冠時遂歸齊大之偶入持門戶內事舅姑枕席
溫清於堂上環珮逶迤於堂下不脫簪珥親當
澣濯玄纁可實於筐篚粢盛可獻於宗廟魚軒
或駕翟茀而朝衆婦於是修容夫人專之以禮
克贊君子累至大官雅政清德實多左右潞州
早世深秉義方母儀可則庭訓不替女史之學
多讚大家之書衆婦之儀盡稟夫人之法天與
盛德不降永年以某月日寢疾薨於長安善和

里享年若干以某月日合祔某山原禮也子某
某官淳孝之性泣血待盡永惟令德固不可泯
彰示後人乃刊于石銘曰有姜之後或邑於廬
歷代種德示有稱狐從事文府振轡長途其憲
府持法奉常秉禮皇考專城腰章郡邸厚德重
跡深仁繼體其降生哲人其行惟惇儀刑衆庶
門冠諸姻齊姜宋子敢望清塵其君子之貳實
聞高義乃躬澣濯先晨簪珥穆及外親敬是中
饋其母儀既峻庭訓載揚子以才貴煌煌寵章
馳暉難駐令問空長其壽官既啟高堂永寂千

秋萬古山川松栢紀德誌行唯茲貞石六其

沂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

墓誌銘并序

夫人字某某郡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後古之錫
姓命氏或以先父之職官或因始祖之名謚漢
魏以降史牒詳焉曾祖休寧某官祖某某官襲
封常山公貳公執帛調護儲闈九伯剖符典日
方兵漢雄左輔實拜翁歸周命僕臣惟茲伯罔
夫人即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世有明訓家無
遺德蕙心紈質豈曰師成螭首蛾眉抑惟天與

同雲降雪常聞柳絮之詩獻歲發春即賦椒花
之頌言事姑舅宜其家室寢門纔闢笄六珈而
問安擊鍾未晞具八籩而獻饋染朱與綠不愆
公子之衣采藻及蘋有甚季姜之祭魚軒翟第
爲諸侯之夫人鳴佩垂環對有國之君子綺䟽
寓目助選賢人青帳藩身用酬高論善持門戶
能睦族姻誠良人之從畋不嘗原獸訓愛子之
爲政遂返池魚言成大家之書行爲衆婦之法
至於彈琴製賦纂組攻書具舉百事之能仍居
四德之外嗚呼降年不永春秋五十以某載月

日薨於長安平康里之私第某月日祔于咸陽
洪瀆原之先塋禮也不獲偕老空傷奉倩之神
未始有生誰達莊周之理長子濡前某官次子
澄某官次曰某某官及女等連連泣血熒熒在
疚哀纏聖善痛七子之無依文叙寒澗異九原
之可識銘曰齊侯之子兮衛侯之妻膚如凝脂
兮手如柔荑奉初之嘉訓兮淑德日躋供養兮
姑舅簪珥問安兮先夜漏製三 兮玄纁具五
獻兮籩豆翟茀兮錦衣駕魚軒兮來歸從如雲
兮滿中闈忽形沉兮影絕夫傷神兮子泣血悲

餘澤兮猶在怨迴紋兮未滅返葬兮咸陽寒天
暮兮渭水長嗟梧桐兮半死無雙飛兮鳳凰

故任城縣尉裴府君墓誌銘

天寶二年正月十二日唐故魯郡任城縣尉河
東裴府君卒於西京新昌坊私第享年三十九
嗚呼哀哉君諱回字玉溫河東聞喜人也曾祖
弘春皇雍州錄事參軍贈上黨長史祖思義皇
侍御史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戶部吏部侍郎河
東郡太守晉城縣開國子父敷珍皇薛王府騎
曹參軍自晉已降世爲冠族令德不替以至於

君夫其事親孝兄弟順與朋友信其從政公平而壽不中年官才一命慈母在堂諸弟未仕兒未有識女且嬰孩妻夭於前身歿於後天可問邪其若老親何其若季仲諸孤何生人之悲莫甚於是家貧祭以棗脯殮以時服以某月日祔葬於鳳樓原先府君之瑩嗚呼有河東裴子之墓誌之蓋古有之繼後之知者亦何有哉銘曰一死萬紀終天不復爲之柰何哀哀慟哭覆載至廣庶類繁育萬物方春而就于木

茫昧何之山川陵谷

王摩詰集卷第十終





